

金黄色的麦浪



〔美〕詹姆斯·特拉格 著



金 黄 色 的 麦 浪

(美) 詹 姆 斯 · 特 拉 格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三系编译组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019 3925 1

James Trager
AMBER WAVES OF GRAIN

Arthur Fields Books,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阿瑟·菲尔兹图书公司1973年版译出

金 黄 色 的 麦 浪

(美) 詹 姆 斯 · 特 拉 格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三系编译组译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 $\frac{1}{2}$ 印张 142,000字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定价: 0.60元

统一书号: 4166·012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修统治集团大伤脑筋的严重问题。今天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片农田荒芜，土地肥力下降，粮田面积缩减，产量极不稳定，粮食短缺情况日益严重，农村两极分化十分尖锐，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苏联农业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并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

面对粮荒和农产品的严重不足，苏修统治集团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购买粮食，加紧盘剥其“大家庭”的“兄弟”国家，以求摆脱困境。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的十年，苏修进口粮食达七千多万吨，开创了苏联粮食进口的空前纪录，使一个历史上的粮食出口国沦为经常依赖进口粮食过日子的国家。特别是最近几年，苏修偷偷摸摸地四处奔走，暗中抛售大量黄金，动用大批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大肆抢购粮食。一九七二年苏修抢购的粮食近三千万吨。据报载，一九七五年苏修将又因面临农业严重危机向国外抢购大批粮食，西方估计，情况之严重不亚于一九七二年。一个国家在一年之内购进这么大批粮食，在粮食贸易史上，尚属罕见。难怪西方报刊惊呼这是“划时代之举”。

本书主要记述了苏修一九七二年在美国抢购粮食的结果，包括苏美政治、贸易关系的发展，苏修外贸人员在美国的诈骗活动及其卑劣手法，美国统治集团在苏美粮食交易问题上的吵，这笔交易对国际粮食市场与航运市场的影响，以及它对美国人

民生活所带来的恶果，等等。书中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的农业危机、粮食问题和运输方面的混乱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同时，对美国的农业政策、畜牧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本书对研究苏美关系，特别是了解苏美两霸在粮食贸易等问题上又斗争又勾结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于一九七三年由美国纽约阿瑟·菲尔兹图书公司出版。作者詹姆斯·特拉格是一个研究食品问题的新闻记者，写过一些有关食品与政治关系的书籍。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唯心史观，书中许多地方讴歌和吹嘘资本主义，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不少反动观点和错误；在有些章的一些段落中，还有攻击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和污蔑我国的地方，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

全书共分十八章，其中第十二章主要是论述我国的农业情况，因观点十分反动，已删除未译。此外，个别段落和语句也略加删节。为了便于阅读，我们还在原注之外，加了若干译注，但因译者水平有限，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7月

(一)

老一辈人管它叫面团，新的一代人管它叫面包，不论叫什么名字，反正在美国，花过去同样多的钱能买到的食品是越来越少了。家庭主妇暴跳如雷。

许多年来她们一直怨声不绝。食品价格和家庭的关系最为密切，花一块钱可以从超级市场买到多少东西，质量如何，是最能引起人们冲动的话题。而一九七三年这种抗议声却变得更加强烈，更加难听。

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六个州中，有一百个超级市场，其中之一是开设在长岛格林瓦尔的“帕斯马克”。它成为周围数英里内居民的中心供应点，并不是因为它每周开张六天，每天营业二十四小时，而是由于售价低廉。但是，几个月来，即使在“帕斯马克”，肉价也每周上涨了几分钱。而在林肯诞辰纪念日的那个星期一的早上，顾客发现又挂出了新牌价。肉类和家禽类商品的价格每磅竟比一年前高出十美分、二十美分，甚至更多。

“帕斯马克”的肉食部是一个庞大的、无人管理的市场。它所出售的肉类大部分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卖肉的人则躲在一个大型平面玻璃窗后面。但是这种东西是阻挡不住长岛的女们的，她们怒气冲天，尖声喊叫，要求店方说出涨价的理由。

出来安抚人群的经理早就把情况简单地向“帕斯马克”肉食部全体营业人员会议作过报告。

肉价为什么这么高？

他把从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城“帕斯马克”总部来的电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们。

“这是俄国人搞的，”他解释道，“那是个主要原因。你要知道，他们把谷物全部买走了。这就把饲料价格哄抬上去，而饲料开支占肉类生产成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所以……”

一九七二年全年，超级市场的各种商品价格每月都上涨一些钱。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字，到年底肉价上涨了百分之十四，鱼价上涨了百分之十一，超级市场的所有商品价格总计则上涨了百分之五。

但是一九七三年的数字一公布，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五的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食品价格是劳工统计局负责计算的消费物价指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许多劳工合同中订立的生活费用自动增加条款都是以这项指数作为根据的（政府的养老金也是根据同样的指数增加发给）。消费物价指数自一九一三年开始编制以来，已经经历过四次修订——第五次修订目前正在进行中。到一九七六年底，这项指数将包括反映美国饮食习惯改变的更多的方便食品的价格。

现在的指数只包含少数几种方便食品。它所包含的九十六种食品是根据在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期间所做的调查，按照城市工资收入者在购货车上购买这些食品的次数予以选定的。这些工资收入者，如果是有老婆孩子的，纳税后的每年收入最高为六千二百二十美元，如果是单身汉，则为三千五百六十美元。在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年，曾经由领有薪金的志愿人员，在全国一千五百个零售网商店、地区性的零售店以及某些“夫妻店”对这九十六种食品的价格进行过复查（但这个指数没有反映农场工作人员的购买特点，也没有反映比较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员的购买习

惯，他们较多的是购买方便食品）。

用来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食品项目包括有：面包、麦片、肉类、蔬菜、奶制品和糖果；汤类罐头计算在内的只有豆和鸡；冷冻食品仅有桔子汁和柠檬汁、去头冻虾、五种鱼类和硬花甘兰菜。一些人们所喜爱的食品则没有列入，如花生酱、桃罐头、不在美国加工的各种干酪等。没有列入的，还有酥饼、茄汁干酪饼、炸土豆片以及除泡菜用料以外的各种佐料和调味品。

一九七三年一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中的食品指数令人吃惊地比上年十二月份水平高出百分之二点三（肉、禽、鱼类猛增百分之三点三）。即使扣除季节性因素，这个百分之二点三的上涨率也是二十二年来上涨最猛的一个月。继一月份的上涨之后，二月份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四，三月份又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一。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而又没有采取什么扭转方向的措施的话，不到一年，食品价格就会上涨将近百分之三十。

三月份食品价格的涨幅已超过一九五一年一月份的记录，那时只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五。但是，那是在朝鲜战争的物价暴涨时期。这次却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是在休战时期。在一九七三年短短的三个月内，为什么食品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一九七二年全年呢？

肉、禽、鱼类价格的上跳幅度甚至超过食品总指数。农产品、饲料和加工食品的批发价格也是如此，它们的涨幅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它预示着零售店和超级市场都要发生问题。

美国人由于担心物价还要涨得更高，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第一季度就比平时买进更多的汽车、住房和用具。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是按正常年率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

着。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繁荣的。

但是，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食品开支是他们最大的一项生活费用，而食品价格却是天天在昂贵起来。

农业部长厄尔·巴茨博士说过，美国人支付的“不是高昂的生活费用，而是高级生活的费用。”他说，美国人花在食品方面的钱，还不到他们可供开销的收入之百分之十六。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生活得那么高级。当巴茨引用这个数字的时候，一位农业部的经济学家说：“它使我们毛骨悚然，问题是它把洛克菲勒家族和领救济金的人等同起来了。”

对于一个有两个学龄儿童的四口之家来说，美国农业部所吹嘘的每月二百二十八点四十美元的“宽裕”食品开支，只有他们在纳税后的收入能达到每年一万七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这样高水平时，在可供开销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才有可能降至巴茨所说的百分之十六的水平。

一九七三年，有许多美国家庭有两个以上的学龄儿童，而他们每年的可支配的收入却少于六千美元。有些东西，他们可以暂时不买，可是，食品却是不可缺少的。

在食品价格上涨声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穷苦人家和拿固定收入的人。在这些人中，营养不足的情况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日益严重。

为了使入能敷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特价商品；使用便宜几分钱的优待券；购买比较便宜的部位分级肉^①；用更多的豆类、乾酪、蛋和家禽来代替鲜肉；甚至把花园改成菜园，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多利亚花园那样。有些人筹划抵制吃肉。

① 在美国，肉类按不同部位分级，如里肌、臀尖等，部位不同，价格也不一样。——译者注

有些人干脆不经过超级市场而跑到食品合作社、食品仓库和批发站去买主食和土产。他们在这些地方购买二十五磅及五十磅一袋的面粉、大米和糖，他们直接从装货箱里挑取他们要买的东西，自己包装。许多口味相同的人参加了由十人或十个以上家庭组成的采购俱乐部，分工到批发市场采购主食、分配食品和担任简单的记帐任务。

但是，在食品的采购习惯方面，能够或者愿意做出这么彻底改变的人究竟还是极少数。

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他们尽可以少买点肉，多买点面饼，但是，这些东西，他们不是购自“两洋”，就是购自“阿克密”。他们推着购货车在“阿利和阿登—美费亚”、“科罗尼奥”或是“芬那斯特”的货摊通道上走去。他们在“第一国民和费希尔”、“食品商场”、“巨人”或是“大同盟”这样一些大商号的迷宫式的高楼大厦里买东西，有时甚至丢失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把“I. G. A.”、“幸福”、“宝石”和“克罗格”印在罐头和盒子上的价目进行比较。在“国民”、“帕斯马克”、“皮格克利·威格利”、“皮尤布罗”或“平安路”●的结帐柜台前，他们排队等待计价。他们把货款或食品券交给收款处的计价员。

然而，他们迷惑不解，天晓得为什么购买美国谷物的几个俄国人，竟对他们在收款处付出的钱会有这么大得惊人的影响。

● 引号内的这些名称都是美国一些超级市场的名称。——译者注

(二)

在一个漫长的夏季的周末假日，纽约像一个裂开了底的面粉袋，倾泻一空。街道上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杂乱的喧哗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回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天，最高温度只有华氏八十度，和风轻拂，空气清新。

在这个晴朗的日子里，呆在城里的名流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美国象棋冠军鲍比·费希尔大师。他本不应该呆在纽约，而应该呆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因为他原定在当天下午在该地同苏联的象棋大师鲍里斯·斯帕斯基举行争夺冠军的比赛。但是，费希尔却因为他的情妇向他索取更多的钱而耽误了比赛的开场。

纽约的希尔敦旅馆有许多房间空着。住在那里的客人是一些爵士音乐迷，他们留在城里是为了参加为期九天的爵士音乐节，过去几年的爵士音乐节都是在罗得岛的新港举行的。

当两个像是从中西部来的人突然闯进旅馆，要不定期地住下来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过多地引起注意。谁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几个从外地来的买主会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如此令人吃惊的影响。

但是，不论是谁，只要对美国食品价格的突然而莫名其妙地跳跃感到迷惑不解，就应当回顾一下那个晴朗的夏天，至少可以从其中得出部分答案。

因为，住在纽约希尔敦旅馆的那两位来客是从莫斯科来的，而不是来自塞达拉皮兹。他们打算买走美国一九七二年全部小麦

产量的四分之一，还要买走大量的大麦、玉米、燕麦、黑麦和大豆。

他们掏出大量苏联黄金储备，偷偷摸摸地把这些谷物全部买走了。

为什么要这么干？这笔空前的巨额买卖对美国消费者，甚至对全世界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还有，约翰·史密斯这个尚未弄清身份的告密者又是何许人？除了苏联采购人员之外，他比谁都了解这伙俄国人的底细。

小麦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它占有世界耕地将近四分之一。苏联历来是最大的小麦种植者。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苏联平均每年生产九千万吨小麦，俄国本来是一个重要的小麦出口国。

在那些年份里，美国尽管生产了大约一亿二千万吨的玉米，苏联的玉米产量则是一千万吨；而美国的小麦年产量平均却只有四千一百万吨。不过，美国小麦每年用于食用的只有一千四百万吨，用于留种和饲料的是七至八百万吨，因此有两千万吨左右的剩余，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期间，美国每年出口大约一千八百万吨小麦，苏联出口六百万吨。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大的小麦出口国。那时，美国小麦价格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四美元一蒲式耳。北方的家庭主妇眼睁睁地看着食品价格飞涨，束手无策。在联军挨饿的同时，南方人却把小麦出口到遭受旱灾的欧洲。从那个时候以来，美国就一直不断地向世界的许多地区供应面包、面条、查帕蒂(Chapati)。

●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种日常面食。——译者注

通心粉、薄煎饼、窝伏儿饼、面包卷和点心的原料。

在大多数的年份里，美国在小麦出口市场上一直同苏联进行竞争。但是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却因进口巨额小麦而使全世界感到诧异。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也没有买过这么多小麦——大约有两千万吨，其中大部分购自美国。而从来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一年之内就销出这么多的小麦。

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哪两个国家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而且，这些交易并不是在两国之间的大使馆光滑的会议桌上进行的。它是在不显眼的旅馆房间里，由苏联采购人员同美国的和外国的私人出口公司之间进行的，而且一切交易全是秘密达成的。

倘若这些买卖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小麦价格势必冲破了天（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俄国人也就没法买到他们后来确实买到的那么多的数量。倘若这些交易全是公开进行的，那么，在大部分交易还没有达成之前，美国消费者的抗议早就会制止住这些交易。这样，美国人就可以部分地减少他们后来为购买食品而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一九七二年苏联需要谷物的背后，有一段五十五年来俄国人如饥似渴地盼望实现较好生活水平的历史。

历史上的革命，很多次都是同缺少面包联系在一起的。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工人阶级虽然每年可以获得二百五十天的工作日，但每天要劳动十四至十六小时，而且工资菲薄。他们主要靠面包过活，面包开支至少占他们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场灾难性的干旱引起了面包价格飞涨，从而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发端于战时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家庭主妇，她们忍受不了在面包作坊前面没有尽头的长蛇阵里排队伫候，于是起

来抗议示威。工厂的工人参加了她们的行列，其后沙皇的军队和水兵也参加了，他们炮轰了罗曼诺夫的冬宫。

巴黎公社首先关心的也是消费者的利益。把昔日贵族的白面包变成为人民的面包，这既是需要用它来补充营养不足，同时也是口味上不可抗拒的要求。尽管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消费者生活上的安乐毕竟是区区小事，而且当时国家的粮食情况还是很糟糕的。

可是，食品一匮乏，价格就上涨。一九七〇年秋，波兰人民就是因为食品价格太高而上街造反，几次骚动震惊了克里姆林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看到了由于苏联动物蛋白性食品长期短缺（俄国人每人每年平均吃九十五磅肉和家禽，美国人则平均吃二百三十七磅）而潜伏着的新危险，他们于是着手一项扩大和改进苏联牲畜和家禽头数的计划。

苏联有牛一亿零二百万头，只比美国少一千六百万头；有猪七千一百万头，比美国多百分之十左右；而它的一亿四千万只羊却使美国的一千八百万只相形见绌。苏联需要供养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千万，而它的每头牲畜的产肉量却不如美国，部分原因是俄国人缺乏饲料。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俄国买了二百万吨美国玉米和一百五十万吨燕麦和大麦。美国农业部把这笔买卖看作是一项重大的突破，还把它看成是一种有希望的契机：苏联的庞大的、数目日益增长的牛、猪、羊、鸡和鹅群，对美国玉米、燕麦、大麦、大豆、甚至小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比玉米高，经常被充做饲料）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要。

总的说来，美国饲料谷物只有少量剩余，但大豆却不然，生

产过剩正在迫使它的价格下跌。美国农业部通过附属机构和检验部门的活动，确是代表消费者的利益的（加工制造业的品质控制部门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美国农业部主要是对农民负责，因此，它是从维持国内价格坚挺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新的出口市场问题的。为美国饲料谷物和大豆争取到较高的价格，就可以赢得美国农民的感激——还可以赢得他们的选票。

在扩大美国农产品出口过程中，如果美国农业部出口销售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美国家庭主妇每周的食品开支激增的话，那也跟美国农业部没有什么相干。

某些冷酷的现实，使得人们对于向俄国出口大量饲料谷物感到没有什么大的期望。总的看来，美苏贸易远不是兴旺的。由于在偿还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租借援助问题上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分歧，任何显著扩大贸易的前景，都变得暗淡起来。

战后，美国虽然已经抹掉了战时供应给苏联的十三亿美元军用物资（其中包括有粮食食品），但是仍然要求苏联偿还目前还在使用着的民用物资十三亿美元。

俄国人却寸步不让。他们说，在同美国一起反对纳粹的共同事业中，他们已经付出了生命，历尽了艰辛，因此，只能偿还一亿七千万美元。经过几年的讨价还价，谈判终于在一九六〇年破裂，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双方才又在华盛顿会晤，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五月份，尼克松总统访问克里姆林宫期间，他们再度在莫斯科会晤。但是，尽管美国人已经把它的要求缩减到八亿美元，苏联方面也把它们的数目增添到三亿美元，差距仍然很大。况且，俄国人还要求仿照给与英国人的同样条件：三十年偿还，利率为百分之二。而美国人坚持要百分之六的利率。莫斯科

同时还要求进出口银行给与信贷以及享受同美国给与波兰、南斯拉夫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的“最惠国”关税待遇。

在问题未获解决的情况下，美苏的贸易额每年只有两亿美元左右，这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贸易收支上，美国有大量顺差。为了校正这种不平衡，克里姆林宫要求美国共同开发有风险的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矿藏等未开垦的自然资源。华盛顿则小心翼翼，生恐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事业所需要的资金会耗尽美国的信贷。何况，冷战思想的灰烬仍大量存在，它使得许多美国人对任何可能帮助共产党人的方案发生怀疑。

尽管如此，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莫斯科会晤前一个月，还是派他的新上任的农业部长威廉·巴茨去俄国首都。巴茨的任务是试图同苏联谈判一项农产品贸易协定。

俄国人既然可以花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硬通货购买三百五十万吨的美国饲料谷物，何不鼓励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剩余农产品呢，这将有助于扭转美国每况愈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陪同巴茨到莫斯科的有美国农业部出口销售局销售处处长克利福德·普尔弗马克以及助理部长克拉伦斯·潘比。

潘比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任过职。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他是“美国饲料谷物理事会”的头头。该会是一个行业组织，它在国外举办各种节目，鼓励畜牧业和家禽业的生产，以扩大美国饲料谷物的出口。在尼克松总统任内，他重返美国农业部供职。据许多人说，在巴茨的前任克利福德·哈丁时期，美国农业部实际上是由潘比主持的。一九七一年秋，哈丁辞职，参加了罗尔斯顿·普立拉公司，当时有许多人（包括潘比自己）都认为潘比是

哈丁的无可争辩的、最合适的继承人。

潘比年近六旬，看起来像是一个乡下佬。过去是明尼苏达州的奶农，他的方言俚语像一层面纱，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深谙谷物贸易的复杂技术和诀窍的人。当巴茨被任命为潘比自认为非己莫属的部长职务时，这个向隅的助理部长决定挂冠而去。

不过，责任感终究还是第一位的。既然巴茨不具备缔结一项重大的贸易协定所必需的专门技术，潘比还是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参加了去莫斯科人员之列。

美国代表团的主要谈判对手是俄国的农业部部长、六十二岁的弗拉基米尔·马茨凯维奇。这位部长以心直口快见称。一九五五年，他曾访问过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好友罗斯韦尔·加斯特（昵称鲍勃·加斯特）在衣阿华州库恩拉波兹的农场。五年以后，马茨凯维奇对美国管理农业的方法，尤其对鲍勃·加斯特的方法表示怀疑（虽然，其后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又再次访问了加斯特）。这种对赫鲁晓夫的蔑视，使马茨凯维奇一度被罢官。尽管他在大多数政治争端中是靠拢赫鲁晓夫的，他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去垦荒。在官复原职以前，他在那个地方呆了好几年。

一九七二年四月，马茨凯维奇陪同他的美国客人飞往俄国巨大的乌克兰粮仓克里米亚。当时，冬小麦（秋季播种的）的长势孱弱，但是还看不出要减产一半。无论怎么说，冬小麦尽管在美国的小麦产量中占了四分之三，可是在苏联，却是春小麦占三分之二。而且在四月份的时候，克里米亚的春小麦长势良好，虽然人们还在盼望再多下点雨。

“在这个地区，我们每年只能得到四百三十二毫米（十七英吋）的降水量，”马茨凯维奇告诉巴茨说，“不论是你们资本家的上帝，或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上帝，都没有办法在只有这么些雨